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劉宗望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人部七十一 報讐 父母讐 交游讐附 讐怨 不報附

報讐一

原禮記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增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

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增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繩息嬀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為公

兮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乃謀弒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託於紀鄣紡纑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極為少傅無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增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

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氷　仲子崔者
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黶知
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
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
死成子崔之孝也　原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
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厠欲刺襄子襄子如
厠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
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

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增史記魏龎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龎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笞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殉　又魏相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賃須

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頗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雎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雎睚眦之怨必報　原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雎報讎乃為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增又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

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遣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絶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劍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漢書欒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

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為御史大夫使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又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疾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令為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原東觀漢記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趙熹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甞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增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寛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寛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為盡殺寛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　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為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

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録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為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寃魂　又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樂後竟殺之　虞𦳝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為貢報讎射策中頰

世説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緑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内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

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唐書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凖與晏

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忠樂羣行攻刼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王全斌誓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　又張浚送曲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逮隨令獄吏縶維

之糊其口焇之以火而死　宋帝㬎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劒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厠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哈瑪特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為所殺十九年世

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戸王著因人心憤怨詐稱
皇太子還都入建徳至東宫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
數語即牵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
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
者阿哈瑪特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
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怨於阿哈瑪特為天下除殘
耳　原列女傳龎淯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
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為莫已報娥

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　又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壻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焼死　又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

家素富豐貲産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增又緱氏女玉為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

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舊將孫高傅嬰等合謀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戸内使人名覽入將拜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將　原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刼其妻父使要其女為中間父

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户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為義遂釋其夫　增唐史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寃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賈孝女濮州鄄城人

字碎金年十五父為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疆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疆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侯蘭與春醉卧閉戶拔劒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

人禽春黨數十皆抵死　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
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
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
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絕程至闕下自狀陳冤昌齡乃
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　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為隴
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
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然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　後

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晉書鄧攸避賊舍己子而攜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絶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絶嗣宜哉　唐李德裕名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

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訦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　明弇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為兵使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懌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

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勲而四十遽夭二子嗣爵皆不終　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為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為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為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　又傅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

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 冥報 物報 父母讎 兄弟讎 交游讎附

原甘心 快意 左傳齊人謂魯曰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下欒布事詳報讎二 填海 涉河 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左傳晉郤克使於齊郤克登婦人笑於房郤克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 釋憾 雪恥 又曰請君釋憾

於宋報怨雪恥

修舊怨　反惡聲左傳吳子伐陳復脩舊怨也言夫差不脩德而脩怨也下北宮黜事見上報讎

伯樂氏　楊阿若國語尹鐸以其貲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云楊阿若報讎為事詳游俠

詣謝不見　睚眦必報後漢書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梁鵠欲殺正和勳救免正和詣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下詳報讎二

斬霸陵尉　獲魏齊首俱詳報讎二

惟思舊怨　不忘襲讎左傳楚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又楚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交讎反殺　私憾敗國周禮地官調人職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注反復也謂重殺也邦國交仇明不和諸侯得即誅之此欲除害弱敵也　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莫大焉

釁不可失　逃不如死左傳讎有釁不可失也又楚昭王曰棄盟逃讎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又晉人若喪韓起羊肸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　悁恚也

增冥報晉夢大厲　鄭驚伯有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呼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公懼覺疾病卒乃趙氏之祖也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彭生豕啼　超之棺壓又齊人殺彭生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反遇弒　南史陸超之吳人以清靜

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起義既敗子琳之勸其逃亡吝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起之亦端坐待命起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起之當得賞乃伺起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為殯殮周又助舉棺未出户棺墜政壓其頭折節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斄亭稱枉　鵠亭訴冤

後漢王忳為郿令到官至斄亭有鬼數殺過客忳夜聞有女稱冤忳曰有枉狀可前來理曰妾夫為涪令此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財貨忳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也忳曰當為汝理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同謀十餘人並服辜

搜神記漢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鵠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氏女名娥嫁與同縣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與婢致富欲之傍縣日暮止此為亭長龔壽刺死合埋樓下無所訴冤故

來見明使若敞掘之果得尸遣吏捕捉拷問具服奏請斬之

秦檜鐵杖　祖仁大石

夷堅志宋秦檜矯詔殺岳飛後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以死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云父在酆都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牕事發矣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湖暴死復甦曰適見陰間趙宋斷秦檜事受鐵杖押往其處受報矣　北魏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城陽王徽走投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引拔也祖仁利其金百斤馬五十匹私謂子弟曰尒朱兆購募城陽王封萬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令其逃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勲賞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可取之兆覺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併

家舊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猶不足執祖仁懸首髙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孝直愬帝

搜神記漢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䰟愬于景帝帝勑將梁緯在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

羌岵訴天

石晉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置酒開懐曰羌岵秀才昔日雖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我作書名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吏數人執岵云羌岵謀反罪當出斬岵大叫曰韓魚名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岵昔日同塲屋間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桑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已桑不久而死

病呼謝罪

屍怒起坐

漢魏其侯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専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鴻書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周興枉奏殺之融叱

興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屍起坐者三似怒不息無何興死

狂疾常呼白日見刺 宋史向士壁數立奇功賈似道調監察御史陳寅等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幕屬方元善逢迎似道士壁坐是死後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壁 又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李好義與吳丙誅之好義集丙家王喜欲刃好義丙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飲心腹暴痛洞濁而昌國遁矣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殂喜曦大將也故為曦復仇後喜移荆鄂都統制死

逢吉自殺之報 李生現世之報 五代史漢高祖以李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出怨言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族崧家其後逢吉夜見李崧在側周太祖至北郊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唐貞元中李生為深州録事參軍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

俊帥成德卑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大具酒士真索嘉賓因召李生士真叱左右縛繫獄李生曰聞佛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前遇一少年負巨橐吾利其資排之崖下得緡百餘段凢二十七年矣昨視王公之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曰李生無罪但我一見之遂忽然欲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

物報

馬皮卷女　大鵰攫鬢

高辛時蜀蠶女父被掠惟所乘馬在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嫁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而偶非類乎殺馬曝皮於庭皮卷女飛去女化為蠶

括異記張大寧性惡鵰有鵰巢佛殿親彈其二雛二大鵰盤空悲鳴一搏其中一攫其鬢旬餘瘡死

信陵捕鷂　堯佐烹鶚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鷂也鷂去乃縱鳩鷂遂而殺之公子暮不食曰鳩避患投我竟為鷂所殺我負之令左右捕鷂得百餘頭

以進公子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劒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義聲益著 宋陳堯佐字希元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原父母讎見旗 **嘗膽** 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我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死而無悔 又夫差嘗膽以報父讎

和難 **結怨** 周禮調人和萬人之難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辱親結怨

避海外 **藏林下** 上詳上 琴操走馬引樗里牧恭作也為父報讎亡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圍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惕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刑父讎 **毀父讎** 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陽令李暠輸左校暠後為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暠在廁遂殺其妾子暠乃

以板藉地不韋知有借乃掘暠父墓斷其頭祭父墳標之於市暠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嘔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　漢申咸毀薛宣不孝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鬬論當棄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宜與疻人同罪竟減死

孝不忘親　仁輕侮法 後漢書有人侮辱人父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侮法張敏駮曰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

天命誰讎　君讎視父 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君討臣誰敢讎之謂楚君殺其父不可報也

子無忘孝　人有所懲　增桓

温枕戈　吐葉射草 晉中興書桓温父被害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挺刀直進手

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刃讎人　崔鴻前燕錄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大志為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葉年十歲縛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瞑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如此葉泣曰誠知射草無益于先公所以中罔極之心耳

剖心祭父　斬首祭母

宋范廷名棗強人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心以祭父墓　唐史劉黑闥陷洛陽程名振與刺史陜君賓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

瑝琇刃讎

元慶刃讎

唐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戰級私庸兵敕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子琇與兄瑝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

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又則天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之

君操噉讎　**藏英臠讎**

六帖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告刺史曰父死凶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以聞帝為貸死　逸史五代時張藏英范陽人父母為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居道避關南藏英求為關南都巡檢伺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泣臠其肉以死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讎張孝子

斬讎獲宥　**報父見**

原檀道鸞續晉陽秋王談年十許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之志年十八密市利鍤刀陽若耕耘者伺度乘船還橋上以鍤斬之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唐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所殺時師舉幼母改嫁讎家不疑後長為人傭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孝子免父

孝子蒙戮唐新語杜并父審言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戸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戸郭若訥共搆審言下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刺殺之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　又衢州人余長安父叔為同郡伊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垍當國李鄘為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皋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余

氏子宜其死矣

韓暨擒茂　龔壯討期

魏志韓暨字公至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母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傭賃積貲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王隱晉書龔壯字子偉值恵懐末李特為寇壯父叔皆為所害會李壽鎮漢中壽與李期有嫌壯因説壽討期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仇壽既捷欲官壯誓不仕

聶政鼓琴　來丹求劒

琴操聶政父為韓王治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進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内琴中刺韓王　列子魏黒卯以暱嫌殺邴章其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黒卯黒卯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財力視來丹

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善謀焉丹垂泣曰願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從之卒成其志

魯人刳腹

魏湯斷頭 淮南子魯人有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顔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為父報仇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孝子傳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少年毆撾湯父湯叩頭拜謝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

滅儒族姓 食曾肺肝 晉書沈充敗于吳興吳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内充重壁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

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克子勁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又趙誘為杜曾所害誘子斬曾食其肝肺

林子屠預　宋越刺蠻沈約宋書沈林子以仇讎未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仇沈預慮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直入預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孫嚴宋書宋越父為蠻所殺其仇常出郡越白日于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為隊主　童復父讎　童復母讎後魏書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於路為盜所害誕雖童稚哀感奮發傾貲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州縣歎異之又孫益德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旌景仁門　拜丁蘭官梁書張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遇法斬其首以祭

父墓誌郡自縛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簡文在鎮乃下教襃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一户租調以旌孝門 捜神記漢丁蘭河内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顔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鄰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仁勇自歸 孝勇為將 應劭風俗通漢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祐為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虞預會稽典録呉朱朗字公明為道士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頵所殺頵以病卒朗子乃刺殺頵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梁悅報父讎 董黯報母讎 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上會都省集議以聞杖一百流循州 會稽典録

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

原兄弟讎不同國　不為魁俱詳報讎一魁

首也

銜命不鬬　因疾不殺上詳報讎一下詳報讎二　增為宗執讎

不事兄讎上詳報讎五皇甫謐列女後傳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操刀報兄讎

率衆斬兄讎會稽典錄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信學春秋圖緯人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　唐史

高季輔名馮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之斬首以祭

原為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讎為知已　為友人士為知已者死後漢何顒友虞偉高父仇未報而病甚顒候之高泣訴顒顒感義為復讎

師長之讎　主友之讎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千里外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

厲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增陳綱為張宗復讎　尹牙為滿寵報讎常璩華陽國志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會赦免　廣州先賢傳南陽太守滿寵戚見于顏尹牙怪問寵曰父為豪周張所害重仇未報牙與校圍交通遂充騶馬之職乃

先醉張近侍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報讎四

增國讎孟郊詩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 相死蘇軾詩德怨聊相死 忤强柳宗元詩希怨猶逢怒多容竟忤强 寫恨蘇軾詩怨句寫餘恨 雪恥除兇唐太宗詩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挺身張目杜甫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 原虐我則讎 殄殲乃讎 增相為敵讎 原以亢其讎 增以直報怨論語 以怨報德禮記則刑戮之民也 原報東門之役 報纖介之怨

報讎五

增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執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為燕王婦今為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鄿擊鼓赦書下

增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墓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元

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荊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為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荊卿歌壯士相看面如土秦山嵽嵲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猱盡傾肝膽許知已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語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肇禍鬼不祀大業帝嬴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狥名

信絶倫可憐孤負樊將軍　明李攀龍詠古詩閭閻為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蕪感兹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亡尤獨美

原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横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

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原教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敎夫理感禽魚道均刑棘亦有鄉因行攺江以孝移張景仁自縛到郡稱其父為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劒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增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即是以觀

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哉　胡寅論三世為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説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

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葢堯之德盛非朱所能
逃黄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過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
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
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
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
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
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
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脩而已矣不必為明有

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增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咒特以為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為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寃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

咒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甞效穆伯長所為亦為奸貪㸔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咒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覩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增議唐韓愈復讐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

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

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

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臨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

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增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

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説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茍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

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舉目張諸将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駡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宫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

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
忘讎敵之北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
利竊主柄以遂奸媒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
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
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
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息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
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

之議發言盈庭其曰北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北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弊遺君後親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廪然以寒心者而説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盍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

若六軍萬姓之多邪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交讎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

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概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原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增書萬姓仇予　又小

人怨汝詈汝　原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尋仇讎寛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昣重也

讎怨二不報附

增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

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為相其讎往謝狐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

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郎門門者刖跪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之刖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漢書髙祖怨丘嫂之轑釜封其子為羮頡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名昆弟賔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賔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

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為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為其所獲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既悟而去整身脩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

顧詰行在所陳滅隗嚻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為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為是乎於是乃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為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

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為都官從事劉享所奏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又周顗在帝前甚言王導忠誠無他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導甚銜之顗為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顗章奏

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晩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呉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絶　又呉興太

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録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為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讐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蹻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静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上意甚不平甞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　又韋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

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剔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劒鉤於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脫鞾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爲宮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

子乃求官邪載聞衘之及秉政擠流落凡三十六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録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辟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

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爲鷺匿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謩共劾
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　又嚴綬未顯時過閿鄉
謁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名綬綬顯而達罷彭城
令過并州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名達至戒客勿起讓
之曰吾昔旅居閿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
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數月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

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以臣貌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

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詰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見其儀觀秀偉薦於韓維維又薦之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霸州民訟事遣確詰臺參治遂鍛鍊成獄囚若稱冤輒加苦辱帝連遣官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

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連引朝士逮捕械繫捽飲食於大盆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確陰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賴諫官連章乞正確罪乃得貶　又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引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至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瑶華宫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言惇無以對貶雷州司戶卒　又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為强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托克托之再相信用汝中柏諸臣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於托克托不為之下汝中柏譖之托克托改調哈瑪爾哈瑪爾深銜之嗾御史袁賽音布哈劾之詔削托克托官淮安安置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

鴻書明嚴嵩殺楊繼盛王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因憾世貞世蕃又索古畫於忬忬有臨幅絶類真者以獻有人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警御史阿意論劾遂逮忬下獄處決

不報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

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吕郤畏偪將焚公宫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沭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

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門閉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刖子之足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當論刑愀然不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趙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賔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

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　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之復以為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　魏志孫資别傳初資在邦邑鄉人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

素無行狀父喪逐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遂得減流越巂　唐劉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為青州刺史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為讎宜早自為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

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仁軌濫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如此觴既而薦為大夫　唐史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

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怨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　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搆譖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其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之　唐德宗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悦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　朱子語録宋富鄭公

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寛　詩話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或謁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堪如此　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

穆公祈年槖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彌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

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宋王濟素與內臣裴愈有隙及愈坐事觸上怒濟力為辨理遂獲輕典　元伯楞奇黙色嘗誣巴延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敕巴延臨視巴延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徵録呼良朋微時少年齮齕之比貴其人悔謝且虞脩報良朋曰騃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為解救不使知

讎怨三 不報附

原怨府 攸心 左傳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曰吾不為怨府語曰雖有攸心不怨飄瓦凡落中人人不怨也以無情故

思我 誅之 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周禮調人凡鬬怒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者誅之謂不可和調者

不遠 乃伏 左傳白公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乃伏代讎

蓄憾 和難 下詳報讎一

增射鉤 斬袪 管仲射桓公中鉤 晉獻公使寺人勃鞮殺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

搆怨 脩怨 桓公失信諸侯嘗叛搆怨連禍 吳子伐陳復脩舊怨也

貿首 戎首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為貿首之仇 禮子思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

亦善乎又何反服禮之有

釋憾　釋難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　魏欲帝秦魯仲連說止之平原君欲封連連辭又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原書於士　結於民　周禮報怨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同國不相避也將報則無罪也　書結怨於民

不在大　豈在明　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鄭息違言　周鄭交惡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　又夏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增耳餘之隙　牛李之憾　史記張耳陳餘始為刎頸交後有隙耳斬餘泜水上　唐李德裕父吉甫為相牛僧儒對策痛詆之遂與為怨又李逢吉與吉甫有怨吉甫卒裴度繼相

逢吉罷去逢吉遂譖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俄僧孺入相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遂成

原不報損怨

匿怨 左傳子産曰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論語匿怨而友其人

令勿讎

無私忌 周禮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注義殺者雖父兄不使報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之讎也

增饑晉粟

灌楚瓜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至是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灌瓜瓜美楚人稀灌瓜惡楚人夜往搔梁瓜梁欲報之就使人夜往灌楚瓜勿令知楚令聞之大悅以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原敵不在嗣

私不及公 臾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介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墮黨崇讎 忘恥思惠 子貢曰若報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 忘大恥思小惠也

增不報獄吏 不怨臺劾 漢書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聞見錄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叅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叅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名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名臣未名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叅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

不恤私怨 不念前辱 石林燕語宋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

併劾蜀公黨牢相懐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曾欲斬公者邪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因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聞見錄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

讎怨四 不報附

增聊相贖 蘇軾詩德怨聊相贖

常自嗟 歐陽脩明妃曲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常自嗟

原毫髮為瑕 鮑照詩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杯酒失意 曹植詩失

意杯酒閒白刃起相讎　始因胥怨　終乃交讎　禮著復讎傳明敵怨　代為仇讎　怨耦曰仇　增孫盛取族權門　王韶見讎貴族劉知幾奏記宰相　原若枕干之志無已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懇義士之心趙喜加怒及屍豈為仁者之勇伍員　不報將叶南方之強宜釋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

袪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莫之報也

讎怨五

增詩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皎潔如霜雪出入君懐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飈至炎凉變時節棄損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唐杜甫義鶻行詩陰崖有蒼鷹養子黒柏巔白蛇登其巢呑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黄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

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倏翎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兹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凛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劒出北門乘桴適東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為名

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鞍挾弾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出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稽山禍已胎垂

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作濤江雪浪堆　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盖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　薛季宣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盖代古難存二桃豈為功高賜一舸不容身退論幾為飲江思道濟繆為

圖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咨斷魂　明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荆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噫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增書後漢孔融與郗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書激慮融曰後世德薄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

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威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惡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增議唐陸宣公贄奏議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